



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王玺 校对张武  
2022年7月27日 星期三 28823906

山路尽头，  
电视转播塔依  
然昂首向天。



记事本

## 左手拿叉

王晓

邻座用餐的是一家三口，老父、老母和不惑之年的女儿。看女儿的脸和衣着，不精致，很随意。能带老父老母来这西餐厅，想来也是衣食无忧，还有那么一点点小资情调。更难得的是，父母也一派淡定，安然享受眼前的温馨。两位老人话极少，都是女儿点餐，交代服务员牛排的熟度，给老人介绍菜的成分、口味。我猜测：老人们要么经常出入这样的场合，见惯不怪；要么第一次进这样的店，怕闹笑话让女儿难堪，索性一切听女儿安排。

与邻座的安静不同，我这一桌就闹腾坏了，带两个上幼儿园的小家伙吃西餐，杯盘刀叉叮叮当当，桌椅之间爬挪跳荡。嘘他们，让他们安静些，文雅些，别影响别人用餐，效果不明显。西餐店里有秋千架，还有各种小装饰品，连整块石头掏空做的洗手盆都吸引他们，如何安生？我嫌弃又无奈，只好认真吃东西。眼睛照应着两个小家伙，耳朵却捕捉着邻座的一举一动。我承认，我很羡慕这样的场景。

我的父母和邻座的老父老母差不多大，他们两个，老父今年74岁，老母今年70岁。最近，父亲正在老家翻建房屋，老汉单枪匹马操心起房屋造屋的大事，只在叶落能归根，只为故土难离。这几日屋主成型，他正在整理附属厨房。天气炎热，瓦工师傅只干半天活，小工也难找。父亲亲自上阵，将施工垃圾一次次清运，为远道匠人煮饭做菜。因为房屋要隔一个夏天才能做油漆，框架好了，内部装修还不能做，连空调都没安装，说现在装空调，秋后油漆师傅很麻烦。我急了，再麻烦都有办法！高温天气都拉警报了，这么热，忙活一天，晚上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上，那还不折磨人嘛。网上下单、预约安装，视频远程监控下，空调终于装了起来。安装好的第二天，父亲电话里告诉我：昨晚睡了个安稳觉，一夜到天亮！

西餐店，我的父亲一辈子没进过，若告诉他拳头大一块牛排要198元，他肯定吓得不敢坐下。

我的老母亲，此时正在省城。趁着早凉，她要将负责保洁的两栋楼6个楼梯，每梯6层90级，一共540级，从上到下拖扫干净，忙活下来，裤腿都是湿的。拖完楼梯，喝碗保温桶自带的绿豆汤，再去清扫小区路面。中午回家做饭，稍作休息。下午四点接孙子放学，忙晚饭。晚上六点到八点，她又在小区垃圾房引导居民们垃圾分类投放。年龄大了，又不会骑车，再勤快，也只能做这些粗事。

她告诉我，白内障好像严重了一些，眼前老有黑影晃来晃去的，像无数黑虫子飞。我要她到附近的医院去看看，或者来我这里做个小手术，朋友的母亲一样的情况，找医生开了就好了，她却总是没时间，就像一个螺丝被安到了机器中，正常运转起来就停不下来了。老了老了，母亲重要得不得了，哪里都离不了。

挣钱不易，花钱更是不舍，有毛病拖着扛着。老母亲血压一直高，吃了几年降压药，都是我买好快递过去。最近气温不断升高，她的头暈病也跟着严重，有时昏昏沉沉，有时头晕目眩，我听得心惊胆战。

打电话给小侄女，让她帮奶奶去一张给我卡号的银行卡上的钱全部取出来，带奶奶去医院看医生拍片子。侄女乖巧，下班即去，告诉我取了2700元钱。

钱在母亲眼里算得上巨款。都是稿费。是我用母亲的名字发表文章挣回的稿费。原想着攒得差不多了，带母亲去一个有山的地方旅游一趟，那是母亲藏在心底的愿望，我也是无意中得知。我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母亲来照应我，有一次先生带她去江边转转，她看见了江南的山，很吃惊，很激动。平原上的人哪里见过真正的山？母亲当时恨不得跑过去看看。她不太清楚，跑过去，看到山，需要多久。所谓望山跑死马。那是我记忆里母亲极少有的任性急切。太多时刻母亲是从容的，缓慢的，没有自我的——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就是她的全部。

这样的保护神，我们都希望她健康长寿。现在，这笔“巨款”取出来给她看医生，解除病痛，也是心意。关键这笔钱母亲就会欣然接受。要是从我身上掏钱，带她去拍片子，话说几箩筐也是不肯。觉得给我增加了负担，在母亲眼里，我穷得很，几个孩子要养呢！

很快，小侄女把CT单子发给我看，我又找朋友请专家看，没什么大碍，不是她怀疑的脑梗，母亲的心放了下来，歇了两天，又精神十足继续她的节奏。我什么时候能像邻座的女士那样带父母去吃顿西餐？不仅一顿，好多顿。

邻座的老父老母安然坐着。牛排上来，服务员有一套倒酱汁的华丽操作。女儿提示父母将面前的纸中提起来遮挡，酱汁飞溅的啾啾声显得特别欢快。正式开吃，女儿提示，左手拿叉，右手拿刀，慢慢切，蘸料吃。两位老人还是无声，照着女儿教的样子，细切慢嚼。胃口应该不错，一份包干，吃得满心满意。不像我的父母，会唠叨，一边吃一边肉疼。也不像有的父母辈，嫌贵，不吃走人，把儿女的孝心晒成咸鱼。这两老真好，听话，坦然。我愿慢慢地把我的父母熏陶成他们那样。

站在笔架峰顶，俯瞰整个炎陵县。



霞光万道，  
映于笔架峰上，  
宛若仙境。



在炎陵县城附近城东乡中学读书时，笔架峰在我们这些穿着粗布衣和旧跑鞋的农村孩子心目中，是难以高攀的。这不仅仅因为它是县城周边所有人早出晚归仰视的顶尖坐标，还因为要登上这座海拔一千多米蜿蜒十几公里的高峰，始发地就是炎陵县一中。在我十几岁的记忆里，一中就是一座至高的书山，进了这座学堂，挥笔走毫，学古论今，充足电脚踏，再登笔架峰，才可以翻手作云覆手雨，拿捏四两拨千斤的笔架。

也许就是未上一中的缘故，我真的没去爬过笔架峰。周末和寒暑假，我们三兄妹总要随父母去田里收谷，去土里锄薯，去山里捆柴。不过每次将起袖子擦汗时，总会望一眼北边高处腾云驾雾的笔架峰，心想，谁能挥此神来笔，点睛神农万景词？那一定是天道酬勤，让某位饱读圣贤书的老先生以泉为墨，以草为纸，呼风唤雨天行空书写之后，淡定平放的至尊笔架。

父亲说，发狠读书吧，等考起了吃国家粮包分配工作的学校，奖励你一支笔和一个笔架，写字算数作文，笔墨不得糊涂乱方阵。

父亲高考了上大学分数线，但是因为爷爷的兄长当兵办过差，政审不合格一票否决，回村当民办教师的父亲，他读了不少线装典籍，一支毛笔一个笔架时常装在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红字的帆布袋里，写对联，作祭文，拟报告，方圆三十里谁家动笔杆子的事，都请他执笔。这不仅仅是因为父亲一手毛笔字写得力道透纸背，文采老道皆喜，更得口碑的是，左邻右舍都说父亲不摆架子人架子，裁纸研墨，架梯贴墙，从不要他人打下手帮忙。主人家贴习俗封个红包发条香烟送点肉什么的，父亲总是婉言谢绝。

那是个刚刚解决温饱的年代，隔壁二叔卖了头猪，匀出一百块钱，买了部城里人看多年淘汰掉的黑白电视机，成为组上四十户人家第一件“神器”。二叔当了二十多年的村委会主任，但人前人后从不摆架子。每天傍晚，杀禾蒭回收工吃完饭，上下屋场的邻居老老少少陆续赶过来，长板凳靠背椅甚至大石头都搬过来垫屁股，围着收看一部热播的电视剧《霍元甲》，边看边争论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，二叔家天天热闹得像过大年。

二叔每天要我和他做一件技术活，就是调试窗外的电视天线，看是否被龙卷风吹动移位，或是被家里的大猫攀爬偏向。这是一个约摸两米长一米宽的金属架子，用两个木三角又支撑，二叔说视力不太好，交代我要把天线架子摆成六十度左右，对准笔架峰上若隐若现的转播塔。我眯着打靶一样的眼睛一边摆架子，一边傻愣愣地琢磨，这电视信号包裹了那么多人物图像那么多声音，却又看不见摸不着，而

# 不摆架子的笔架峰

谭圣林

云雾缭绕  
下的笔架峰，  
美不胜收。

